

老屋墙上的年画

□含山县林头中学 孙邦明

最近读公众号看到关于年画的往事。新中国最牛年画，当属1961年出版的《丰收图》，江苏省第一幅中堂画，创作者是中华艺术巨匠——保彬。热销再版过8次，发行1.1亿张，出国展览5次，后数十载间，这幅年画从未被超越过。读罢，令我倏然想起儿时乡村过年时，我家老屋墙上的那些年来。

年画，流年墙上的“小人书”，孩子们津津有味的“图画读本”，深藏着一份内心的喜庆，一种热烈的期盼和一方农人的家风。匮乏年代，喜庆气氛的渲染，斑驳沧桑的装饰，文化教育的滋养，除鲜红的文化味春联、大红灯笼高高挂外，非有故事情节的年画莫属了。

年画，花花绿绿的，那时有单张的，也有连张的；有带对联的中堂画，也有贴门面上的喜庆画，尺寸多为28厘米和32厘米。百科年画，源远流长，始于古代“门神画”，清光绪年间，正式称为年画，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，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，接地气，鲜活生动，通俗易懂。

年画，那时孩童们的最爱。年关至，随母亲上街打年货，或者约几个小伙伴，捂好母亲给的几张毛票，欢喜蹦跳地步行几公里，上老街供销社尽情地选购一番。买年画，先欣赏样品，一幅幅内容不同的年画，悬挂于供销社大堂里纵横的细铁丝上，像现在的美术展览般，可穿梭徜徉慢享其中。选好挤进柜台上，售货员会根据你的要求，在一摞摞各色年画中娴熟地取出几张卷筒，细蛇皮绳捆好。然后夹好钱款与发票，顺着细铁丝“嗖”地滑向收款处，动作麻利，看着挺有趣。感观不同，选购的年画，当然各家也不一样了。

然在流年乡村，中堂画，多数是松鹤延年的，稍早也有请人画的或印制的钟馗降魔画；门画基本是喜庆丰收图，像儿童怀抱红鲤鱼，寓意着年年有余；或劳动竞赛场面的，像工人驾驶拖拉机，农民手持镰刀割稻图等等；房间隔墙上张贴的，是连张的年画，皆是8至16幅连环画。岁月流逝，过年不忘正气熏陶。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的传统戏剧味，《林海雪原》的英雄气概，还有《咱们的牛百岁》的农民纯朴《铁人王进喜》的工人力量，以及后来的《霍元甲》的爱国情怀，《少林寺》《上海滩》的新潮流等等。年画一直跟着时代走，时代的记忆自然地折射在年画里，对人的教育意义是其主调，小时候许多的教育故事，皆来自农家过年的年画里，至今印象深刻，耳熟能详。

在我家，珍藏着一幅特殊的年画，皮封装框，挂在堂屋显眼的地方。无论多少年，这幅年画时不时地被父亲用干布擦去岁月的尘埃，干干净净，像宝贝一般得到父亲的特别照顾，俨然成为我家的传家宝，过年尤其精心。这幅年画是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朱德和邓小平去北京机场，迎接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图。图中五位伟人形象高大伟岸，身着笔直的中山装，笑容满面，神采奕奕。周总理怀抱鲜花，与毛主席亲切握手的画面，此刻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不记得这年画，父亲是什么时候买的，只记得打我记事起就一直悬挂在老屋。一有闲暇，父亲就会跟我们讲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，讲他们的传奇经历和崇高的革命品质，在我们儿时骨子里早早地播下了红色的种子。后来不经意间翻看到父亲泛黄的入党证书，才知道父亲生于1926年，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怪不得父亲一生为公乐此不疲，为人耿直无私，生活乐观向上，对我们家教严厉，倡导耕读传家，自力更生。一幅流年的年画，一名老党员的信仰；一份家国情怀，一方平凡百姓的家风，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后人。

年画，时代的影像，过年的喜庆。时代在变迁，精神永流传。

切切故乡情

——浅谈“暖冬行动”所见所感

□安徽医科大学 湛博川

已经不记得是几岁时的春节，我知道了春运这个词。络绎不绝的火车站旅客，连绵不断的摩托车返乡大军……这场人口大流动的每一帧画面都无不震撼着儿时的我。渐渐的，春运成了我记忆中的春节序曲，每当感叹着年味难寻时，看到了这些回家旅途上的人们，便有了一种氛围感，像是在提醒我，新年就要来了。

今年的春节，我参加了六安市共青团组织的“暖冬行动”——“青春暖冬行 志愿满皋城”的火车站志愿者活动，和以往只能在各种报道中了解春运的讯息不同，今年的我将在春运的第一线，近距离感受这场回乡的盛会。

这段时间里，我和我的同事们力所能及地为每一位有需要的乘客提供帮助，这其中，总少不了些直击心灵的瞬间。在我帮助过的旅客里，有一对祖孙，奶奶随儿子在江苏生活，今年带着孙子回湖北英山老家过年。老人家不会普通话，也不识字，只能按照儿子口中的方法坐

上火车，到六安站下，可转车这个问题却把第一次结伴出远门的祖孙难倒了，无奈之下，老人家只得向我寻求帮助。我从她的方言中，勉强听出了她是要在六安站转车，我便带着他们去进站口刷身份证进站，但是问题再一次出现了，机器显示，他们并没有购买火车票，情急之下，我让老人家赶紧联系她的儿子，询问其购买的是汽车票还是火车票。果不其然，她弄错了票种，需要到一旁的客运南站乘坐客车。虽然南站近在咫尺，但是我还是不放心这对祖孙，所以我决定送他们过去。一路上，祖孙俩和我聊了起来，小孙子的爷爷一个人在老家务农，每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见面，所以，这段旅程他期待了一整年。只见他不停地问奶奶，“坐上这趟车就能回家见到爷爷了吗？”那种喜悦、期盼的神情溢于言表……

在送他们上车以后，我驻足了良久，不由得产生了共鸣。他们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和伯父们，他们也是不愿去城市生活，只想留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农村。或许家乡就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羁绊，他们舍不得这片养育了他们的故土，离开了，就像是丢了根、失了魂。其实，这就是中西部人口净迁出地区千千万万个聚散离合故事的缩影，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，依然面临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、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，多少人为了生计在外地打拼。但可以期待的是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，和亲人们一起守护和繁荣这片土地，让这世间少一些分别，多一些团聚。

悠悠天宇旷，切切故乡情。千百年来，乡愁萦绕在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中国人心中，难以释怀。春运，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，成为了中国人家国情怀，故土情结的真实写照。即使相隔千里，也要与亲人团聚，这既是一场空间的旅程也是一场心灵的旅程，同样也是一次自我精神的慰藉。相逢总是短暂，但它却激励着我们不断进取，只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逢……也许这就是过年对于中国人更深层次的意义。

新的一年，疫情的硝烟仍未散去，依然是变局与契机并存，充满了无尽的机遇与挑战。只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春节挥别过去，相逢后重新背上行囊，在新时代的号角中，再一次出发！

暖阳

□无为市石涧镇汪冲小学 万晓文

冬日的清晨很安静，一切似乎还不曾睡醒。目之所及，轻烟般的薄雾弥漫在眼前。稀疏的野草，萧索的树木，零星的村落，绵延的山峦……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轻轻的灰色，失去了往日的生气。这深冬的早晨，宁静而清冷，犹如一幅单调而静寂的水墨画。

漫长的路上，我驾着车独自向南前行，心中不免无限落寞。悄悄地，东方升起一轮红日，那是一个单纯的圆形，一抹温润的红色，一张温和的笑脸。它静静地、暖暖地挂在东边的天空，仿佛恋人的眼睛，深情地凝视着大地，给眼前的水墨画添上了一笔绚丽的色彩。这冬日的早晨啊，瞬间变得柔和而清丽！

温情的暖阳，它一路伴着我捉起了迷藏：时而立于峭拔的山顶，静静地抛洒轻柔的红光；时而挂在远处的树梢，从枝丫间调皮地张望；时而藏匿房屋的一角，温柔地露出半边脸庞；时而跳入小池塘，对着池水梳起了容妆。

野草、树木、村落、山峦……也在暖阳的柔辉里慢慢地苏醒，我眼前的水墨画也渐渐地幻化为了一幅温柔的水彩画。原来，冬季的清晨也可以如此美丽而温馨！

暖阳，因为它的陪伴，这冬日的清晨不再凄寒、不再寂寞、不再孤单。

暖阳，一路向南，一路陪伴！

湖畔新镇过大年

□休宁县石田中学 汪红兴

似乎好多年，我都没有像辛丑年的春节，这样醉过。其实我想，对于月潭水库的7000多移民来说，更是如此。

似乎，月潭湖的水，格外的绿；颜公山的天，格外的蓝；众人的笑脸，格外灿烂。因为这是个别样喜庆而意义非凡之年。

不仅仅因为今年春节新冠疫情不再肆虐，人们不用像去年春节那样，封路堵车堵心情，更在于移民们终于结束了近几年漂泊借租日子的生涯，喜气洋洋地搬进了自己的大新居，贴春联、吃年夜饭、包饺子，气定安闲地过大年。大家心中如沐春风，如饮琼浆，有着抑制不住

的甜蜜与喜悦。

水库建设是件大事，是黄山人民半个多世纪的梦想。随着三个重达87吨的底孔大坝缓缓落下，这项国家级重点水利工程开始下闸蓄水，水库建设宣告竣工。那一刻，移民的心中，不，乃至整个黄山儿女的心中，都流淌着一首欢乐的歌！

移民搬迁安置，是水库建设的重中之重，其中最大的一个，将十几个小山村，4000多人聚在一个地，这就是陈霞集镇安置点，光占地就685亩，是皖南最大的移民镇。

五年来，父老乡亲们亲眼目睹着它，从一大片绿油油的茶园，变成了热火朝天尘土飞扬的大工地，它在一点点地扩大，一点点地长高，到如今的新房林立、鳞次栉比。崭新的乡村现代化一流的镇中心小学、幼儿园、卫生院、农商行、乡政府等公共机构和设施，均已落成并投入使用。村民那颗悬着的心，像是秤砣落地，踏实了，剩下的是喜悦。

我的三个舅舅和小姨四家，都是库区移民，现在也全部搬移到镇上。这里1000多幢高度一致、外观相同粉墙黛瓦的新民居，密密匝匝，街道纵横，四通八达，一座现代化的小集镇初具雏形，连我这个“老陈霞”，进去一趟，也是眼花缭乱，如入迷宫，找不着北。

和镇上大多数人家一样，去年上半年，我舅舅和小姨四家新居土建工程竣工，下半年请人装潢，到今年元旦时全部完工。这些年，我的五个表弟，平日里都在浙江海宁、余姚等地打拼，干印刷行业，事业小有所成，因为水库建设房屋拆迁，五年都没有好好过个安身年。因此，今年早就盼望大家能聚一聚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提前回家准备过年。

他们到家后，稍微整理了几家，电话就接二连三打来了，邀我去新居聚一聚，一起过个年，我们平日相处甚密，装好的新居还没去过呢，我岂有推辞之理呢？

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，我就匆匆赶过去，提前感受一下年的气息。

数百米长的月潭湖镇大街上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张灯结彩，大红灯笼，高高挂起，各式店招，五彩缤纷。你看，那89年的周长生剃头店，如今的掌门人是他儿子周成有。见到我，周成有就远远地向我打招呼，叫我进去坐坐，他家的店面是鸟枪换炮，原来屈居陈村老房子的一隅，非常狭小，如今是四层楼320个平方，店面扩大了，人气变旺了，自然生意更红火。街上不时遇到熟人，这些人大多像候鸟一般，春节就飞过来回家过年，他们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，脸上个个洋溢着藏不住的喜悦。

小舅家住在霞瀛组，正好在家门口，见到我，喜不自禁，寒暄一番，立即把我拉进了新居参观。楼上楼下四层，全部装潢一新，干净锃亮，现代感十足。瓷砖、木地板、热水器、抽水马桶、大吊灯、背投、大沙发、高档实木家具，一家五口人，人均一间，房间都住不完。想起了小舅原来的家，住的是一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的两层土木结构砖房子，120多平方，阴暗潮湿，没有卫生间，更没有现代化家具。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，我真替他高兴，如果没有这水库建设，他们家不可能这么快得到改观。

又去了镇上隔壁几个村的熟人家去看看，外观大同小异，里面陈设各有不同，而且像柏溪组、沉潭组、陈村组、廻溪组的好多家，他们比我舅舅小姨家装潢得更好，人人脸上都漾着欢喜的神色，流淌着一街的喜悦。

欢乐的鞭炮响起来了，璀璨的烟花点起来，照亮了夜空。徽州特色八仙桌摆起来，浓浓的口子窖斟上了，好饭好菜，鸡鸭鱼肉，海鲜山珍，热气腾腾，挤着三桌人，舅舅们、表弟们都来了，我们都是好兄弟，是啊，好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，客厅内一片欢声笑语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推杯换盏，畅谈起月潭湖镇的发展，诉说着我们一年来的甘甜苦辣。这真是：新安源头耸大坝，一湖碧水落青山，白鹭翻飞映霞光，新镇新年移民欢。